

14 北京政變

第一次直奉戰爭後，直系軍人控制北京政權，吳佩孚步段祺瑞後塵，繼續推行「武力統一」政策，同時以「恢復法統」的名義，迎當年被皖系趕下臺的黎元洪復職，取代有「祖奉」之嫌的徐世昌，擔任大總統。

黎元洪復職後為不願再受軍人左右，提出廢督裁軍倡議，引起包括馮玉祥在內的各地軍頭的強烈不滿。馮曾對張之江、宋哲元說：「我們絕對不反對大總統，但黎元洪這小子不能不反對之……黎之聲唱廢督，其實不叫廢督，叫廢軍。」（註一）

未幾，直系「保」派人士欲擁曹錕為總統，非先去黎不可，於是北京衛戍司令王懷慶、員

（註一） 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三日。

警總監薛之行、步軍統領聶憲藩及馮玉祥等出面索餉，逼黎退位。黎被迫辭職後，曹以賄賂手段「當選」總統，全國上下一片譁然。

張作霖退回關外後，啟用新派軍人，整軍經武，秣馬厲兵，養精蓄銳，志在雪恥。直軍則在山海關部署精銳之師，嚴加戒備。

蟄居天津的段祺瑞為報一箭之仇，暗中聯絡接近皖系之魯督鄭士琦、晉督閻錫山反直。一九二四年九月，江浙風雲突變，皖系軍人、浙督盧永祥與直系蘇督齊燮元爭奪上海護軍使，在段策動下，公開向曹、吳叫板。

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，孫中山在廣州通電全國，討伐曹、吳。基於策略上的需要，與奉、皖結盟。是年秋，孫科、張學良、盧筱嘉等在奉天舉行會議（時人稱「三公子會議」），成立反直三角同盟。

由於馮玉祥統帥數萬精兵，駐軍京畿，又非曹、吳嫡系，反直各方皆向其示好。張作霖通過部屬傅興沛、馬炳南與劉驥、張樹聲的私交同馮玉祥接上關係；段祺瑞通過黃郛、賈德耀與馮取



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三日，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，鹿鍾麟第二十二旅（轄韓復榘第四十三團）首先開進北京城內。

得聯絡。

南方國民黨人進一步加強對馮玉祥的工作。長期以來，徐謙頻繁奔走於孫中山與馮玉祥之間，對馮影響很大。孔祥熙親自將孫中山手書之《建國大綱》送給馮過目。是時，馮與國民黨人的關係很好，但並沒有任何加入國民黨的意願。

蘇聯人在對吳佩孚示好的同時，也對馮玉祥表現出極大的興趣。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日，蘇聯駐華參贊郭克爾赴南苑拜訪馮。十一月七日，蘇聯駐華全權代表喀拉罕請馮吃飯。馮出於某種考慮，讓李鳴鐘代其前往。是時，馮對蘇聯也發生興趣，向司先生學俄文，閱讀《新俄羅斯》，室內懸掛列寧像。

馮玉祥離開河南後，每月由豫省接濟馮部的二十萬元軍費成為泡影。幾經交涉，曹錕指定崇文門關稅月撥五萬元，京綏鐵路局月撥十萬元，財政部再撥一部，如此馮軍每月餉項可得二十餘萬元。起初還可以如數領到，但以後每次去總統府領餉，總要受到巡閱使署軍需處長李彥青的刁難與克扣。李從十幾歲起便跟曹當差，伺候茶水，以後一步步爬上來，是曹的貼身親



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九日，馮玉祥部將領在灤平召開軍事會議時合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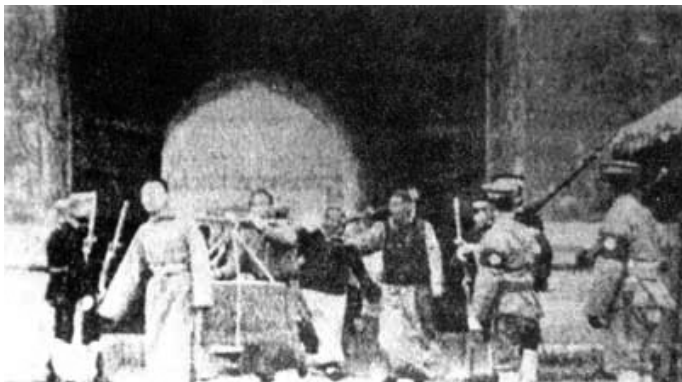
信，人稱「李六兒」，誰也惹不起。

一九二四年二月，北京政府購得一批價值四百八十萬元的義大利軍械，馮玉祥分得二千支比士尼槍、十八門蘇羅通野炮和數百萬發子彈。但馮幾次派人去領，均領不到，最後不得不勉強湊齊十萬元回扣給「李六兒」送去，才把東西領回來。馮對人說：「李彥青居然敢吃我馮玉祥的錢，一般老百姓苦到什麼樣子？」^(註二)馮原本對吳佩孚挾恨，現在對曹錕也十分不滿。

即將爆發的第二次直奉戰爭給馮玉祥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，在馮的心中開始醞釀一個大膽的計畫，即在直奉雙方殺得難解難分之際，在直軍後方發動兵變，一舉推翻曹吳政權。當時馮軍實力在直系各軍中已躍居第二，並有國內外各反直勢力為奧援。但面對實力雄厚，久經陣戰的嫡系直軍，要造反談何容易！要實現這一冒險行動，還必須在直軍系統內部找到盟友，馮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孫岳。

孫岳（一八七八—一九二八），字禹行，直隸高陽人，長馮四歲，為明末大將孫承宗後裔，

^(註二) 傅瑞琰：《海天慨往》，第三百二十七頁。



馮玉祥部隊士兵在城門站崗。

畢業於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第一期（與孫傳芳、王文蔚、閻治堂、周煜坤為同期同學）及陸軍速成學堂深造班第二期（與王承斌、何遂、方本仁、邱斌為同期同學）。孫幼家貧，販米為生，頗具燕趙慷慨悲歌之俠士風，尤喜唱鼓詞（魯智深醉打山門）；清光緒二十六年，孫為打抱不平，曾夤夜手刃鄰縣一凶徒，懸首級於城門之上，潛逃至易州，剃髮，衣僧服，以避人耳目（有說孫在五臺山出家為僧，不確），未幾，考入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，學習期間加入同盟會，畢業後在曹錕第三鎮任炮兵哨長及下級軍官。辛亥革命時，孫任管帶，策動並參與辛亥灤州起義，始與馮玉祥結識，事敗後，在曹保護下潛逃，轉赴蘇、贛、陝繼續從事革命活動，屢受挫，一九一八年又回到保定曹錕門下。曹笑問：「還革命不革命了？」孫答：「那是罵滿清政府，今後還得請大帥賞碗飯吃。」（註三）曹委之直隸軍官教導團團長，旋任第十五混成旅旅長。是年，馮玉祥武穴屯兵，與皖系決裂，陷入困境，幸孫出面引薦，使馮與曹搭上關係，加入直系行列。

第一次直奉戰爭時，孫岳任西路軍司令，因敵我兵力懸殊，初戰不利，被吳佩孚當眾責罵，受辱甚矣。戰後，直軍大獲全勝，論功行賞，孫遭冷落，仍任第十五混成旅旅長，後經曹說項，方兼大名鎮守使、右翼巡防營統領。吳常對人貶低孫「白多吃了幾年飯」，曾私謂孫部下曰：「跟著他（指孫）不會有什麼出息。」孫由是恨吳入骨。

孫岳為人豪俠仗義，在中國北方軍界中交友甚廣。馮玉祥欲借重孫在直系中的人氣，共圖大

（註三） 李漢麟：《我的北洋軍旅生涯》，第二百九十六頁。

業。

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，馮玉祥邀孫岳來北京南苑，為新落成的「昭忠祠」致祭，二人在一草亭下密談，就發動軍事政變，推翻曹、吳達成共識。孫更建議邀二十四師師長胡景翼加盟，共同舉事。馮初因其督豫時胡曾與張福來、靳雲鶚聯手驅馮而猶豫。孫謂：「胡為人豪俠，且與吾善，可前往曉以大義，使與我輩聯合也。」馮始釋然。此即後人所謂「草亭協議」。

胡景翼（一八九二—一九二五），字笠僧，陝西富平人，日本成城軍事學校畢業。早年加入同盟會、哥老會，在渭北「刀客」中頗有影響。參加過辛亥革命，曾兩次去日本學習軍事，見過孫中山。歸國後在陳樹藩軍中任中下級軍官，在討袁之役中，活捉陸建章之子陸承武，迫使陸離開陝西，陳宣布獨立，繼任陝督。一九一八年，回應孫中山護法，加入于右任為首的陝西靖國軍討陳。陳請豫西鎮嵩軍救援，將胡俘獲，軟禁西安，日以無鹽肥豬肉、白米飯餉之，直皖戰後，胡被釋，已肥胖若彌勒佛矣。一九二一年，閻相文主陝，胡取消靖國軍名義，接受吳佩孚改編，先後就陝西陸軍第一師師長、中央陸軍第二十四師師長，加入直系陣營。馮玉祥督陝期間，胡與馮關係並不融洽，及至馮軍入豫攻打趙倜，胡卻助馮一臂之力。戰後，胡軍進駐豫、冀交界的彰德（安陽）、順德（邢臺）一帶，與大名鎮守使孫岳的防地接壤，胡、孫交友多年，過從甚密。

胡景翼不是直軍嫡系，在餉項上備受歧視，因此對曹錕十分不滿。一日，胡去北京領餉，曹錕之軍需處長李彥青讓他先寫下收條，軍餉隨後送去。胡回駐地等候多日，不見軍餉送來，再赴

京查詢，李竟謂：「你錢已經領走了，這不是你的收條嗎？」胡大怒，與之爭吵，驚動曹，曹亦說胡無理：「他沒給你錢，你怎麼開收條給他？」胡有口難辯，拂袖而去，揚言：「我得了手，一定要槍斃李彥青！」

孫岳與馮玉祥草亭密議之後，即離開北京，向胡景翼轉達了他們的計畫。胡立刻派李仲三為其代表，赴北京與馮聯絡。九月十九日，李在北京旃檀寺與馮晤談。馮開始還閃爍其辭，不肯直言，直到李先把話挑明，馮方將倒直計畫相告，並囑李轉告胡，速率兵來京，共謀大事。胡聽到李的報告後，把腿一拍，說：「你把事鬧大了！」當即派李再赴北京，向馮表示一切將遵囑進行。

馮玉祥派張樹聲、王國裕為代表，密赴錦州、奉天，與張作霖接洽，雙方約定共同反直，馮為內應，奉方為馮提供五十萬元軍費，事成後，熱河劃歸奉張。馮又請賈德耀、田雄飛赴天津，與段祺瑞聯絡，共同對付曹、吳，事成之後，承諾「孫（中山）主政，段主軍」。

為分化直軍嫡系將領，馮玉祥在孫岳幫助下，通過軍人政客王典型（字芳亭），拉攏直系大將王承斌。王承斌，字孝伯，遼寧興城人，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第二班（與齊燮元為同班同學）、陸軍大學正則班第二期（與孫岳、邱斌、何遂等為同期同學）畢業，是曹錕第三鎮出身的直軍大將，與吳佩孚素有嫌隙。王在曹錕賄選總統期間出力甚大，被任命為直魯豫巡閱副使、直隸督軍兼第二十三師師長。不久，吳提出督軍不兼師長，免去王第二十三師師長職。王大恨，索性請辭直隸督軍，以示消極。馮乘機向王透露倒曹、吳計畫，並許以事成之後，王仍可任直隸督

軍兼第二十三師師長。王對馮的計畫表示同情，但也有所保留，表示既不阻止，也不參與馮的行動，僅作壁上觀。

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，以「朝陽事件」為導火線，第二次直奉大戰終於拉開序幕。

九月十八日，吳佩孚在北京中南海四照堂召開直軍最高軍事會議。吳在會上以「討逆軍」總司令身分，宣布對奉作戰計畫及兵力部署，此即為人津津樂道的「四照堂點將」。

是日，吳佩孚照例不著戎裝，而是一身短打扮：上著紫綢夾襖，黑坎肩，下著白褲，一邊吸菸，一邊口述命令，態度十分瀟灑。會議從下午二點，持續到午夜十二點，最後吳簽署作戰命令文本，剛寫到「總司令吳佩孚」幾個字時，總統府電燈突然熄滅，良久復明。京師衛戍總司令王懷慶對馮玉祥附耳笑道：「不吉，不吉，這是不吉之兆呀。」馮笑而不語。

按吳佩孚部署，直軍兵力配置如下：第一路總司令彭壽莘率六個師、四個混成旅又一個軍（河南第二十六軍，實際只是一個師），總兵力十五萬人，任山海關正面戰場；第二路總司令王懷慶率所部第十三師及胡景翼師，總兵力四萬人（胡師近三萬人，而槍僅一萬餘支），出喜峰口，向朝陽前進；第三路總司令馮玉祥（張之江、李鳴鐘副之）率所部一師又三個混成旅，總兵力三萬五千人，出古北口，向平泉進發，再會合第二路，攻敵側面。

王承斌任「討逆軍」副總司令兼後方籌備總司令，負責指揮和協調第二、三兩路聯合作戰，實際上是第二、三兩路的監軍，殊不知吳把王派去竟是給馮玉祥幫忙的。

一切布置完畢，馮玉祥要求發餉後再開跋。吳佩孚把眼一瞪：「兵臨城下，難道不發餉就不能打仗！」（註四）

馮玉祥向曹錕推薦孫岳擔任京畿衛戍副總司令兼京師戒嚴司令。曹不疑，立准。孫從保定率顧占鰲步兵第二團（徐永昌第一團及龐炳勳第三團留駐保定）、門炳岳騎兵營及袁廷傑炮兵營到北京，駐黃寺，司令部設在賢良寺。孫見馮後笑道：「你特意把我弄來給你開城門的，是不是？」馮會意一笑。

馮玉祥在班師前，從豫、魯、皖秘密招募一萬新兵，組成三個補充旅，由孫良誠、蔣鴻遇、張維璽擔任各旅長，分駐北京南苑、北苑和西苑。

馮軍從九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，陸續開出北京，最先出動的是第七混成旅張之江部，隨後依次是第二十五混成旅宋哲元部、第二十一旅劉郁芬部和第八混成旅李鳴鐘部。韓復榘團所在之鹿鍾麟第二十二旅走在全軍最後，二十四日晚方自南苑開跋。馮玉祥之所以如此安排，是因為按計畫一旦發動兵變，「後隊變前隊」，首先進入北京的應是第二十二旅，此即馮所謂：「走得晚，回來得早。」為此，馮還給其衛隊官兵打了個啞謎，謂：「在前的擋不住在後的，在後的擋不住在前的」，還大聲問：「大家明白不明白？」官兵齊聲回答：「明白！」其實，除了馮及少數幾個人外，誰也不明白。

（註四） 陶菊隱：《吳佩孚傳》，第九十四頁。

馮玉祥還在部隊番號上做了手腳，走在最前面的三個旅其實是三個新兵補充旅，而久經陣戰之師則冒充三個補充旅，留在南、西、北三苑，對北京城形成包圍之勢。

馮玉祥在大隊開拔後，留劉汝明一個新兵團，與孫岳的徐永昌團一起做內應，蔣鴻遇為留守司令兼兵站總監，在城內主持一切（劉驥早在四月即已接替蔣擔任檢閱使署參謀長），鄧長耀、楊慕時、過之翰等副之。

馮玉祥率總司令部及直屬部隊（學兵團、手槍營、炮三營、騎三營、機槍營、工兵營）隨鹿鍾麟第二十二旅一道由南苑出發。

二十八日，鹿鍾麟第二十二旅經過高麗營、懷柔，到達密雲縣，在南關軍營駐紮下來。三十日，馮玉祥率總司令部及直屬部隊繼續北上，前往古北口，第二十二旅留在密雲未動。

密雲縣在北京東北部，燕山腳下，清代隸屬順天府北路廳，民國後隸屬京兆，現劃歸北京市。古北口是京畿北大門，也是華北平原通往東北松遼平原鎖鑰重鎮。馮玉祥在此逗留七天，緊鑼密鼓，先後與胡景翼的代表李仲三、段祺瑞的代表賈德耀、袁良、張作霖的代表馬炳南等密議，復與王承斌（王的副總司令行轅即在古北口）晤談。

十月七日，直軍九門口陣地失守，東線告急。直軍總部參謀長張方嚴電促馮玉祥加速進兵，有「大局轉危為安賴斯一舉」之語，正是這句話堅定了馮「移後方做前方」的決心。

鹿鍾麟在密雲駐紮期間，指揮韓復榘、過之剛兩團朝北京方向反覆練習急行軍，或五十里折

回，或六十里折回；時而徒手行軍，時而全副武裝，負重行軍；時而支起帳篷，準備露營，時而又收起帳篷，返回駐地；行軍途中還配合作戰演習。鹿如此演練的目的，旨在麻痹外界視聽，不致日後大軍作反方向運動時，引起人們的注意。經過近半個月的演練，全旅官兵精疲力盡。

十月十一日，馮玉祥到達灤平，是時馮軍前鋒張之江第七混成旅方進抵承德，進軍如同龜步。吳佩孚因前方戰事吃緊，親赴山海關督戰，同時命令張福來指揮之駐長辛店、豐台之楊清臣第二十四師、靳雲鶚第十四師開赴前線。留駐北京之蔣鴻遇急電灤平，向馮報告直軍後方空虛的重要消息。

十二日，馮請賈德耀在田雄飛陪同下急赴天津與段祺瑞、張紹曾討論同張作霖妥協辦法。十三日，馮、張妥協成立，張為馮提供軍援一百萬元。（註五）

十四日，山海關直奉大戰白熱化。十五日，直軍豬熊峪陣地失守。十六日，奉軍向直軍山海關陣地發動第三次總攻擊，山海關告急！

馮玉祥認為時機已到，事不宜遲，應立即發動。大戰在即，馮以熊斌接替石敬亭擔任第十一師參謀長（石調任教導團團長）；在直屬部隊基礎上組建衛隊旅，以孫連仲任旅長，下轄手槍團（團長馮治安）、學兵團（團長張自忠）和炮兵營（營長孫兼），暫駐古北口。

十八日下午七時半。馮玉祥在灤平召集軍事會議張之江、宋哲元、李鳴鐘和鹿鍾麟分別由承

（註五） 劉鳳翰：《孫連仲先生年譜長編》，第五六頁。

德、古北口和密雲趕來開會，劉郁芬就在灤平。與會者除上述五位旅長外，還有在馮身邊的劉驥、熊斌兩位參謀長，石敬亭、聞承烈兩位團長。

馮玉祥在會上宣布全軍立即「移後方，做前方」，班師回京。駐密雲的鹿鍾麟旅擔任全軍最前鋒，駐古北口的孫連仲衛隊旅緊隨鹿旅之後，已進抵承德的宋哲元旅及張之江旅緊隨衛隊旅之後，大軍到達北苑時再與孫良誠、蔣鴻遇和張維璽的第一、二、三補充旅會合，經安定門依次進入北京城；駐古北口的李鳴鐘旅直趨長辛店，切斷京漢鐵路與京奉鐵路的聯繫；馮本人親率駐灤平的劉郁芬旅為全軍殿後；通知已開跋的胡景翼師立即返回通州；通知孫岳嚴密監視曹錕的衛隊團；下令封鎖京熱大道，凡有從熱河去北京的人一律暫扣，以防走漏消息。

是日，段祺瑞的代表宋子揚、胡景翼的代表鄧寶珊都在灤平。

次日早六時半，馮玉祥與張之江、李鳴鐘、鹿鍾麟、劉郁芬四位旅長及劉驥、熊斌兩位參謀長再次舉行會議。下午一時二十分，全體與會將領合影留念後，各回防次，準備發動。

二十日，鹿鍾麟在密雲南關軍營召集營長以上軍官開會，傳達總司令部班師回京命令，就部隊夜間急行軍及入城後之軍事行動均有嚴格規定和周密布置。

是夜，鹿鍾麟派四十四團一營營長張俊聲率所部一營及一個機槍連，帶上全旅的大車和駱駝，偽裝運送糧草，連夜潛回北京，進城後直趨旃檀寺，接受蔣鴻遇的指揮調遣，以為內應。

二十一日午夜，第二十二旅官兵全副武裝，偃旗息鼓，在夜幕掩護下向北京方向急行軍，韓

復渠第四十三團走在全旅最前面，全團編成三個混成營，以便各兵種聯合作戰，沿途割斷電話線，嚴格封鎖消息，以一晝夜趨行二百里的速度向北京奔襲。鹿旅因走在全軍前面，所部用過的帳幕、鍋灶等，均留置沿途，供後續部隊使用，以利縮短休息與吃飯時間。

二十二日下午，第二十二旅頂著砭骨的寒風全部抵達北苑，行程約一百二十里，官兵軍衣皆已汗透。

鹿鍾麟在北苑與前來迎接的蔣鴻遇磋商進城後行動辦法。鹿旅官兵在北苑軍營吃過晚飯，稍事休息，準備午夜進城。

不久，孫連仲衛隊旅接踵而至。孫良誠與張維璽的第一、三補充旅也先後來到北苑，與蔣鴻遇的第二補充旅會合。

晚八時，第二十二旅首先由北苑出發，直奔安定門，衛隊旅及三個補充旅隨後跟進。

馮軍之所以選擇由安定門進城，是因為部隊北上參戰，運輸輜重的車輛多為騾車、牛車，按規定必須經安定門出城，而且要在夜間進行，因此安定門的城門夜間不能關閉。選擇由安定門進城不至引起懷疑。

午夜十二時，第二十二旅抵達安定門外，負責接應的顧占鰲團早已控制安定門城樓，並擔任警戒。入城部隊一律以混成營為單位，輜重在前，步兵殿後，前一營入城後，發出信號，後一營再跟進，如此魚貫而入。第二十二旅自北向南，沿著安定門內大街，銜枚疾走，匕鬯不驚。鹿鍾麟

旅長與李興中參謀長及韓復榘、過之剛兩位團長騎馬並轡而行，走在隊伍最前面，一邊行進，一邊下達命令，每到一預定地點，便派出一混成營，在預先安排好的便衣隊引導下，前往市內各主要交通路口布崗警戒，對某些重要的通衢大道，均以大車、沙袋封鎖，一切行動均從容不迫、有條不紊。最後，鹿等一行人來到長安大街，鹿將旅部設在太廟（今勞動人民文化宮）內，韓復榘將四十三團團部設在正陽門（俗稱「前門」）甕城內的關帝廟。第二十二旅的主要任務就是對北京實行軍事管制，暫不參加下一步對直軍的作戰。

正陽門關帝廟，北京人稱之「老爺廟」，規模不大，但廟中供奉的關帝像係明代大內靖官舊物，更有清嘉慶年間鑄造的三口青龍偃月刀，分別重八十斤、一百二十斤和四百斤。據說廟中的籤也很靈驗，因此香火甚旺。清代淨香居主人〈都門竹枝詞〉曰：「是籤第一推關廟，更去前門洞裡求。」韓復榘一生最崇敬關、岳，對廟裡的道士很好，與老道長還成了朋友。在以後許多年中，韓每次來北京，都要去廟裡小坐。兩年後，韓部撤離北京（韓已任師長）時，廟裡幾個小道士竟還死磨硬泡，非要跟韓去當兵不可。

是時，孫岳之顧占鰲團、馮軍留在旃檀寺之劉汝明團，以及先一日進城之張俊聲營早已悄然占據電報局、電話局、火車站及各城門，總統府及其衛隊團也盡在嚴密監控之下。

緊隨第二十二旅之後進城的是衛隊旅，孫連仲率手槍團及顧占鰲團一部於凌晨三時包圍總統府。七時，孫岳將衛隊團營長顧海清（曹錕義子，原孫岳部下）找來，命他去向曹錕曉以利害。

顧入見曹，跪地大哭，說明一切。曹無奈，下令衛隊團繳械。衛隊團（即曹士傑第十六混成旅第三團）團長張奎文（字彬忱，綽號「張大頭」）原為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的舊人，副團長又是孫的小同鄉，因此衛隊團很快解除武裝，嗣後併入孫岳部顧占黿團編制。鹿鍾麟對曹大總統還是優渥有加，將他軟禁在中南海延慶樓，其他閣員暫時集中到北海團城內，限制自由。

是日，李鳴鐘旅占領長辛店，包圍第十六混成旅曹世傑部兩個營。

徐永昌率第一團機槍連及兩個步兵連，做為孫岳旅先頭部隊，已從保定趕到北京，駐進先農壇。

是日夜，已返回到高麗營的馮玉祥一直守候在電話機旁，直至接到鹿鍾麟打來大功告成的電話，方上床就寢，時間已是凌晨一點。

翌晨，北京市民一覺醒來，驚異萬分地發現滿城遍布戴著「不擾民，真愛民，誓死救國」臂章的執勤士兵，當他們看到馮軍「班師主和」的布告，才知道京師一夜之間發生了軍事政變！

黎明，馮軍前往逮捕李彥青。李在睡夢中被士兵拖下床，不及穿衣盥洗，便被裹在毯子裡，抬上人力車，拉到旃檀寺監押。

二十三日，也正是馮軍出師一月紀念日，馮玉祥回到北苑，發表漾電，呼籲「停戰主和」，並接見報業人士。二十四日，曹錕被迫下令解除吳佩孚本兼各職，改任「青海墾務督辦」。

二十五日下午，馮玉祥在北苑與胡景翼、孫岳、王承斌、黃郛、賈德耀、劉驥、熊斌、張之江、

劉郁芬、孫連仲、李服膺（閻錫山代表）、何遂（孫岳之參謀長）、李鏡蓉（王承斌之參謀長）、張壁（京師員警總監）、徐永昌、李仲三等舉行軍事政治會議。會議議決：成立「國民軍」，馮玉祥任國民軍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，胡景翼、孫岳分任國民軍副總司令兼第二、三軍軍長；推舉黃郛組織「攝政內閣」，攝行大總統職務。同日，馮通電陳出「建國大綱」五條。

二十六日，馮玉祥、胡景翼、孫岳通電，擁段祺瑞為國民軍大元帥，並電請孫中山即日命駕北上，指導一切。是日晚，馮回到北京城內旃檀寺。二十七日，孫中山覆電馮等，擬即日北上。十一月一日，顏惠慶內閣集體辭職。二日，新內閣成立，大總統曹錕去職，幽居延慶樓。

攝政內閣組成如下：

國務總理：黃郛

外交總長：王正廷

交通總長：黃郛（兼）

內務總長：王永江

教育總長：易培基

陸軍總長：李書城

財政總長：王正廷（兼）

司法總長：張耀曾

農商總長：王乃斌

海軍總長：杜錫圭

新內閣任命鹿鍾麟為北京衛戍司令（次年五月改稱「京師警備總司令」），司令部設在王府井帥府園。

第十六混成旅（實為曹錕之衛隊旅）駐在保定，旅長曹世傑系曹錕之侄。保定是孫岳的勢力範圍，十月三十日，孫部徐永昌、龐炳勳兩團南下進攻保定；馮玉祥派佟麟閣率一加強營協攻；何遂調航空署飛機助戰。

是時曹世傑旅第一團（曹錕衛隊團）已在北京被繳械，第二團傅汝鈞部在保定以北的固城，第三團徐幼陵部在保定以南的望都。

徐永昌團在固城附近的北河店與曹旅傅汝鈞團接戰；龐炳勳在望都附近的方順橋與曹旅徐幼陵團交火。曹世傑見直系大勢已去，叔父曹錕亦在國民軍手中，已無心戀戰，三天後，在保定紅十字會調停下，曹同意繳械投降。

曹部第二團開到姚村，等待國民軍改編，團長傅汝鈞投奔晉閻；傅的老同學、營長李樹春，經另一位老同學、第十五混成旅參謀長門炳岳力薦，加入國民軍。適逢韓復榘升任國民一軍第一師第一旅旅長，李遂被馮委以第一旅參謀長，從此與韓結下不解之緣。曹旅第一團團長張文彬也隨之加入國民軍。曹部第三團徐幼陵部併入徐永昌團。

十一月四日，孫岳、徐永昌等進入保定，主持一切。

自馮軍發動之日，直軍在山海關方面已穩住陣腳，與奉軍對峙於小不老防線。正在秦皇島督戰的吳佩孚，得知後院起火的消息後，十分鎮靜。他對部將說：「你們將各地守好，我回去殺馮玉祥去。等我回來，再直搗黃龍！」吳不聽勸阻，把軍隊交給張福來和彭壽莘指揮，自己率第三

師、第二十六師各一部約萬餘人，於十月二十四日乘火車返回天津。二十六日，吳軍沿京津鐵路進入楊村陣地，靜候蘇、鄂援軍。馮玉祥派張之江混成旅、劉郁芬旅及胡景翼師之李雲龍旅開赴廊坊迎敵。

二十八日，山海關方面戰局驟變，直軍大敗。奉軍張宗昌部直取灤州，李景林部進出冷口，切斷直軍後路。三十日，奉軍郭松齡部占領秦皇島，直軍主力損失殆盡。國民軍乘機先發制人，對楊村吳軍發動攻擊，谷良友率兵一部繞攻北倉。經過四天激戰，國民軍於十一月三日占領楊村和北倉，進逼天津。

吳佩孚見大勢已去，回天無望，乃率衛隊團返天津，發餉遣散衛隊官兵，本人卻不肯下車，因為老車站地處租界（吳有「不住租界」之諾），三日轉赴塘沽，乘海軍渤海艦隊「華甲號」運輸艦南下吳淞口折入長江。時人將唐詩顛倒前後句，以喻吳桴海南下之悲劇一幕：

「一片冰心在玉壺，平明送客楚山孤。洛陽親友如相送，寒雨連天夜入吳。」

馮玉祥四日在京會見劉汝賢（前陸軍部參謀次長、代理參謀總長），謂：「吾與吳佩孚私交甚好，惟不服其政治之主張，其夫人在六國飯店居住，已派張副官長同張敬純送洋二千元及百元之食品，以表微意。」（註六）

（註六）〈馮玉祥日記〉，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四日。

全副武裝、佩帶袖標之馮玉祥部隊士兵。



國民軍副總司令兼第三軍軍長孫岳（一九二四年十一月）



國民軍副總司令兼第二軍軍長胡景翼（一九二四年十一月）

